

感情到后来，

都会走到没有太多话好说的境界吧。

不过就是并着肩走一走，牵着手坐一坐。

安安静静地看着廊前的昙花，

在黑夜里陡然绽放。

张曼娟 著

不说话，只作伴



张曼娟 新经典

不说话，只作伴

张曼娟 新经典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张曼娟著

不说话， 只作伴

张曼娟新经典

不 说 话 ， 只 作 伴

张曼娟新经典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说话, 只作伴 / 张曼娟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6

(张曼娟新经典)

ISBN 978-7-5360-5404-2

I. 不…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3224 号

©本著作由作者张曼娟直接授权出版

责任编辑: 张 懿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张红霞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4 8 插页

字 数 11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不说话，
我们才能聆听彼此。

依然在路上（总序）

我在大学的课堂让学生们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个陌生而充满热情的男生举起手，不吐不快的神情，我请他说说他的想法，这才发现，他是从大陆到台湾来的交换学生，特意来旁听我的课。看着那欢快的神态，听着那雀跃的语气，我不禁想起，过去这些年来，寻找到我的教室里，或是敲开我的研究室的那些，渡海而来的大陆读者。

“你的作品启发并安慰了我，只是，要在大陆找到你的新作品，真的很不容易。我们还得等多久呢？”我常在个人网页上看见简体字留言，令我感动，也觉得愧疚。曾经被启发或安慰过，便这样深深地记忆着，哪怕已经成长为一个不同的人。虽然要找新的作品这么不容易，却还是没有放弃，依然殷切地期盼并等待着。看来读者确实是仁慈的，不负责任的人是我呢。

这一次授权花城出版社印行的六部作品，《人间好时节》是未在大陆出版过的新书，与《爱情，诗流域》、《时光词场》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系列，可以看出我将古典诗词与现代生活结合的感受和创新。许多把古典诗词视为畏途的孩子，也爱上了这种优雅含蓄而又余韵无穷的情感表现。许多忙碌奔波的成年人，也愿意抽出一点时间，读一首诗或一阕词，验证自己的遭遇和经历，发觉自己从不是孤独的，那些道路早有人走过，并留下痕迹。



《不说话，只作伴》与《黄鱼听雷》也是从未授权出版过的简体版新书。《不说话，只作伴》原本的设定是女人对世界与情感的观照，有些慧黠与豁达，也有坚持与细腻，没想到许多男性读者告诉我，他们很爱这本书，喜欢那种对自己说话，与自己作伴的感觉。至于《黄鱼听雷》，则是我的饮食与成长经验，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状况，与他从小的饮食方式绝对有关。我的父亲与母亲都来自黄河流域，他们的味蕾犹存着中原的烟尘风沙，因此，诞生在南方岛屿的我，便在南北结合中书写自己的饮膳手札。至于短篇小说集《笑拈梅花》，也是头一次以完整的方式整本出版，可以见出青春年代的我对于文学与感情的信仰。

每次看见大陆读者的询问，我总是惆怅无言。其实，在梦中有时会梦见自己置身在广州或是上海，北京或是武汉，仿佛是十年前去宣传新书的场景，在书店或者校园里，读者依旧热情温柔注视着我：“这些年来，你都在做什么呢？”我有些腼腆，非常认真而真诚地说：“我还在书写的道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但我依然在路上。”

如果从这样的梦中醒来，总令我感到幸福。

張曼娟

目录 Contents

自序	001
----	-----

第一卷 阳台上的花影

谁爱当名人	007
谁愿意活下去	014
谁要生小孩	021
谁穿高跟鞋	028
谁剪去我的长发	035
谁需要养宠物	041
谁的生活不造作	049
谁爱住荒岛	057
谁能不离开	064
谁想遇见初恋情人	071
谁在码头等我	079
谁来与我相爱	087



第二卷 短短的 已经够了

女人，是男人的升级版	097
女人，是男人的领带	100
女人，是男人的玫瑰	103
女人，是男人的鸡蛋	106
女人，是男人的瓶中信	109
女人，是男人的沙拉	112
女人，是男人的拖鞋	115
女人，是男人的魔咒	118
女人，是男人的小红娘	121
女人，是男人的拍卖品	124
女人，是男人的手机	127
女人，是男人的拉拉队	130
女人，是男人的煞车器	133

自序

有一天，我忽然不想说话了。

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也没有受到什么刺激。这感觉倏忽而至，却如此充盈饱满，好像已经在暗地里酝酿了好长一段日子。

小时候，我是个爱说话的小孩；长大后，我是个会说话的女孩，直到现在，我教书、演讲、主持广播节目，深深了解语言之于我，是多么重要的工具与魅力。我知道人们期待听我说话，我知道自己的话语能令人感觉幸福，我让他们发笑了，我让他们落泪了。某一个部分的我，因此而完成了。

可是，另一个部分的我呢？

当我不说话的时候，其实，更自在惬意些。

我聆听着，观察着，感受着，哪怕是孤单一个人，也能够感觉幸福。

可是，我并不真的喜欢孤独，所以，我恋爱。

恋爱有时那么恬静美好，有时却比孤单更寂寞。

年轻时候，我认识一个男孩，他花费不少心思取悦我，而我享受着被捧爱呵护的感觉，就像是许多恋爱中的女孩一样。约会的时候，去哪里玩？搭什么车？吃什么东西？看什么电影？旅途中聊些什么？都是他的事。我只要微笑和点头就可以了。

有一次，他颇有感触地说：“希望我下辈子投胎做女人就好了。”

“为什么想做女人？”我听过很多女人下辈子想做男人，却没听过男人想当女人的。

“当男人一天到晚找话题，好累喔。”他又像认真，又像顽笑的抱怨着。

找话说，是男人的责任。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这样以为。

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听了我的说法，非常不赞成。她说，当她恋爱的时候，情人闷不吭声，都是她找话题，一直讲笑话，就像是现代版的一千零一夜。所以，她得出一个结论——比较在乎的人，就是会努力找话说的人。

原来，是因为在乎的缘故啊。

后来，我学会了在乎，在恋爱中与情人说过许多极其缠绵悱恻的言语，有些话说出口来，连自己都被震慑感动了，惊诧于爱得如此深挚，宛如站立在危崖，并无恐惧，亦无退意。这么清醒，这么绝决。

将来有一天，这些事和这些话，都是会忘记的吧。

那是在落过泪之后的某个黎明，我的情人这样对我说。他

是个悲观的人。

我的回答是：“就算都还记得，将来的某一天，也是没有用的啊。”

原来，我也是悲观的。

再悲观的人，再毁坏的人，也要爱。

只是，不一定有将来。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话，关于过去，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然而，过去已消逝，现在变化着，未来不可知。

说话，愈来愈不重要了。

可是，我们并不明白这件事。我听见那对人人称羡的贤伉俪离了婚，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诧异，他们当年相亲相爱是出了名的，如果有“好爱情”奥运的话，是可以出国比赛的选手。为什么两夫妻都有良好职业，孩子也都大了，竟然会分开？“没办法啊。”那男人疲惫地说：“已经没有话说了，走到尽头了……”

感情到后来，都会走到没有太多话好说的境界吧，不过就是并着肩走一走，牵着手坐一坐，安安静静地看着廊前的昙花在黑夜里陡然绽放。

曾经，认识新朋友便焦虑着没有话说，好像不说话就没有礼貌，于是，兴高采烈的把场子炒热，很多时候言不及意也无所谓，最重要是怕对方感到无聊。

我不想说话，也不想看着朋友为了找话说太费力气，渐渐的，连新朋友也不认识了。这下更落实了一个古怪女人的孤僻

生活。

在我的孤僻生活中，还是有美好甜蜜的部分。像是在这本书中那些私密的感情经历，已经出发的，从未抵达的，这些那些，永恒的刹时。

十二篇长篇幅的散文，是《WITH》杂志在台湾创刊邀约的专栏，我用着一整年的时光，发掘自己的前半生，并且进行着悠悠的对话。至于短篇幅的散文，是我的爱情“拟物法”的书写，有几篇是发表在皇冠杂志，和大陆的《ELLE》杂志上，有几篇是苹果日报的专栏稿。

这本散文集，最终没有叫做“我的孤僻生活”，而叫做“不说话，只作伴”，表示我对人生还是有所追求的。

不说话，我们才能聆听彼此。

不说话，只作伴。是我向往的感情生活，必须经过更长久的时间才能抵达，而我已经出发。

二〇〇五年七月六日关西飞台北路途中

第一卷 阳台上的花影



这样的错落言语
就像在浅浅的午寐中
听见似远似近的倾诉
述说的竟是自己的半生

而我旋又睡去
阳台上的花影
静静的
移动了几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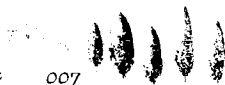
谁爱当名人

春日的早晨，我搭乘的计程车正轻巧的跨越高架桥，往城市的北方前进。阳光温煦地照射着，沿路看见好几株绯红的樱花，开得满枝。我的课是早上十点的，将近九点半，车子已经转进隧道，刚出隧道，双眼正适应着迎面而来的灿亮，收音机里报新闻了，头条新闻，便听见我那个朋友的名字，那个传媒界名人的朋友，外型俊逸，向来有美男子的称谓。

我们曾一起同台演舞台剧，后来则是常常在政论性节目里看见他，平白无故的，为什么竟上了头条？我的脊背发凉，直冷到指尖。主播清晰地报道着，说他做完现场节目出电台，便受到了伏击。用球棒攻击他的那个女生，与他并无瓜葛，而是有精神问题。我委顿在座椅上，非常沮丧，仿佛是在梦中不断奔跑于钢索上，总担忧着会坠落，而今终于坠落，只不过坠落的是我的朋友。

我真的好想问：谁爱当名人？这就是名人必须承担的风险啊。

每隔三个礼拜，我就要从台北飞到台南去上课，早上八点



半的课，我必须搭六点半的飞机，赶稿赶出熊猫眼的我，因为怕起不了床，照例是要失眠的，辗转反侧到五点多，便匆匆起床梳洗，赶着出门。与时间竞赛一般，直到拿着登机证，才能稍稍喘一口气。

我到候机处找到一个空位坐下，好整以暇地把夹带在背包里的三明治掏出来，撕开塑胶袋，津津有味地嚼起来。将要吃完还没吃完的时候，有一对也在候机的情侣从我身边走过，那女孩回头看了我一眼。因为我一直避免在媒体上曝光，便常幻想着，并没有人认识我，像催眠似的对自己说，没有人会认识我的。

女孩走了几步又回头，终于挣脱了男友的手，向我这里走过来了。而我，满嘴都塞着三明治，怔怔地看着她。“你是张老师吧？”女孩准确无误的一矢中的。我只能红着脸点点头。女孩说她已经第三次在这里看见我了，（我每一次都吃三明治吗？）她说她很喜欢我的小说，希望可以把我的书拿来给我签名。热情的女孩离开之后，我低头看见三明治塑胶袋周边，糊着我的口红渍，忽然，好想哭。

我真的好想问：谁爱当名人？多希望我的口红糊了满脸也没人认识我。

和朋友约了去吃 Buffet，进场之前我就立定志向，今天一定要铆起来吃，吃得像一只青蛙一样。好容易进了场，正准备像个暴食症那样的疯狂进食，隔壁桌的女人微笑地问：“是张小姐吧？”女人对面的男人低声问她：“是谁啊？”女人解释给

男人听：“……有名的作家……很浪漫的……好看的小说……很优雅呢……”我觉得一脚踩进了冰窖，静静放下刀叉，做出优雅的姿态，知道今晚再也不能吃成一只青蛙了。当然，免不了觉得惆怅。

这几个月来，那个来自上流社会的女人，成为媒体宠儿，蓝色的眼睫毛，突兀的谈吐，迅速将她变成一个名人。“我很有钱”，是她的口头禅，但，显然的，有钱还不能满足她，名利双收才是她的人生目标，于是，在观众的见证下，我们看见她多么努力地攀登名人榜。那一天，在化妆室的上流女人正准备录影，记者追随而至，问她：“你知道你现在很红很有名吗？”女人的脸庞闪过荣耀的光彩：“真的吗？我已经很有名了吗？”只要有名就已足够，至于有名的意涵与别人看待的眼光，似乎一点也不重要。

这是一个人人都想成名的时代，哪怕只有五分钟；哪怕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所不惜。

去世已八年的黛安娜王妃，活着的时候，一颦一笑都成为媒体焦点，可谓名人天后。即使离世多年，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最佳话题，不痛不痒的，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品评她的婚姻与感情生活。任意批评名人的私生活，是我们被赋予的权利，绝对有言论免责权。

从她的婚姻触礁开始，就不断有她的朋友或是“亲近人士”透露她的不快乐与灰暗生活，但我们愿意记得和相信的，

